

《木兰辞》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改编与接受

刘碧林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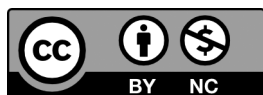
摘要 | 作为最早记载木兰替父从军故事的文本，《木兰辞》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更是吸引了英语国家的中国文学、文化爱好者的目光，纷纷将其以译文或改编作品的形式介绍到英语世界。截止2021年底，《木兰辞》已有数十种英语存在形式，但却鲜有学者系统探讨这首诗在英语国家的译介情况。因此，本文首先回顾现有《木兰辞》英译本与改编作品的出版情况，然后分析译本与改编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改写策略，最后探查两者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研究发现，译本主要以诗（文）集文章、专著篇章、期刊或学报文章与绘本配文四种形式呈现，文体涵盖韵体诗、无韵诗和散文，改编则主要有剧目、小说和绘本三种；译本虽因译者不同而各具特点，但在内容上基本忠实于原作，而改编作品则更像是改编者在异域为原作塑造的差异化“来世”；相较于译本，改编作品具有更高的接受度，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关键词 | 《木兰辞》；英语世界；翻译；改编；接受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目前学界公认该故事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亦称《木兰诗》）。《木兰辞》由郭茂倩《乐府诗集》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之中，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后不愿当官，只求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故事，赞扬了木兰勇敢、善良的品质和保家卫国热情以及英勇无畏的精神。作为中国乐府诗的代表，这首诗歌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吸引了众多外国汉学家与

译者的目光，纷纷用外语在异域再现木兰的传奇故事。以英语世界为例，美国在华传教士 W. A. P. Martin 于 1880 年出版了第一个《木兰辞》英译本，这也是目前为止英语世界最早关于《木兰辞》的记录，其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又有数十种译本与改编作品相继诞生，为木兰故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拟对《木兰辞》英语译本与改编作品进行梳理，总结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翻译与改编策略，并探查它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希望为日后中国诗歌的对外译介提供新思路。

二、《木兰辞》英译本与改编作品概况

截止 2021 年底,《木兰辞》共有英译本 20 余个和英语改编作品 30 余种,时间跨度超过 140 年。它们的译者与改编者身份多样,内容呈现形式各异,让《木兰辞》在英语世界焕发了新的生机。

(一) 英译本

《木兰辞》英译本的发表途径多样,主要以诗(文)集文章、专著篇章、期刊或学报文章与绘本配文四种形式呈现。收录在诗(文)集中的译本包括英国汉学家 Charles Budd 于 1912 年发表在 *Chinese Poems* 上的“Muh-Lan”;英国汉学家 Arthur Waley 于 1923 年发表在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澳大利亚比较文学研究教授 J. D. Frodsham 于 1967 年发表在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 Han Wei Ch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师从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 James R. Hightower 的博士毕业生 Eric Sackheim 于 1968 年发表在 *the silent Zero, in search of Sound* 中的“Mu Lan's Song”;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 William H. Nienhauser 于 1975 年发表在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暨南大学前英语系翁显良教授于 1986 年发表在《古诗英译》中的“Song of Mulan”;我国著名翻译家丁祖馨与美国文学教授 Burton Raffel 发表在《中国诗歌精华》中的“Ballad of Mulan”;美国著名汉学家 Stephen Owen 于 1996 年发表在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我国翻译家汪榕培于 1998 年发表在《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中的“The Mulan Ballad”;美籍华裔翻译家、诗人柳无忌于 2004 年发表在《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中的“Mu-Lan: A Ballad”;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于 2013 年发表在《乐府诗选》中的“On Mulan”。作为专著篇章的《木兰辞》英译本则包括 W. A. P. Martin 于 1880 年发表在 *Hanlin Papers or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中的“Mulan The Maiden Chief”;耶鲁大学教授 Hans H. Frankel 于 1976 年发表在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中的“The Poem of Mulan”;“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获得者许渊冲于 1992 年发表在《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中的“Song of Mulan”;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于 1991 年发表在 *The Big Aiiieeeee!*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美国作家 Barbara-Sue White 于 2003 年发表在 *Chinese Women: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中的“The Ballad of Mulan”;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馆长 Jason Steuber 于 2007 年发表在 *China: a Celebration in Art and Literature* 中的“Mulan”;哈佛大学 Wilt L. Idema 教授于 2010 年发表在 *Mulan: Five Versions of a Classic Chinese Legend, with Related Texts* 中的“Poem of Mulan”。以期刊或学报文章出现的译本仅有三个,分别是时任驻港警察的英国人 William Stanton 于 1888 年发表在 *The China Review* 上的“Muk Lan's Parting: A Ballad”,时任香港联合书院英文系主任的任泰于 1962 年发表在《联合书院学报》上的“The Mu Lan Rhyme”,以及 Hu Shiguang 于 1994 年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The Song of Mulan”。作为绘本配文出现的译本亦有三个,分别是越南插画家 Jeanne M. Lee 于 1995 年出版的 *The Song of Mu Lan*, 范磊于 1998 年出版的 *The Legend of Mulan: A Folding Book of the Ancient Poem That Inspired the Disney Animated Film*, 还有黄福海于 2010 年翻译的 *Song of Mulan*。

(二) 英语改编作品

《木兰辞》英语改编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剧目、小说与绘本三类。首先,剧目是所有改编形式中最令人瞩目的,因为最出名的《木兰辞》英语改编——迪士尼 1998 年出品的动画电影 *Mulan* 就属于此类。除 *Mulan* 外,迪士尼还曾陆续推出其他三部“木兰”剧目,包括 2004 年推出的动画电影续集 *Mulan II*, 2010 年依据 *Mulan* 动画二度创作的儿童音乐剧 *Mulan Junior*, 以及 2020 年由刘亦菲主演的真人剧情电影 *Mulan*。虽然迪士尼“木兰”系列电影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木兰辞》改编剧目,但最早的“木兰”剧目却出现在动画 *Mulan* 之前 70 余年的 1921 年。彼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导演张彭春邀请好友洪深依据《木兰辞》创作出英文剧本 *Mu Lan*, 并将其搬上纽约百老汇的舞台,通过演

出来为当时中国遭受饥荒之苦的同胞捐款 (Roth, 2018)。时间再回到 *Mulan* 动画上映的 1998 年, 同年还有另一部“木兰”电影 *The Secret of Mulan* 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虽保留了《木兰辞》的故事主线, 但将木兰设定为一条雌性毛毛虫, 并加入了木兰化身蝴蝶回归的桥段。

“虽然木兰故事在美国 20 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流传, 但是直到 1976 年汤亭亭的 *The Woman Warrior* 出版, 木兰才开始被英语语言者广泛知晓” (Dong, 2011)。汤亭亭 (Maxine H. Kingston) 的 *The Woman Warrior* 可谓是“木兰”英语改编小说的“开山之作”, 书中讲述了木兰进入白虎山拜师学艺, 在学成之后返乡替父亲为村民报仇的故事, 表达了木兰想要摆脱传统女性束缚的心愿。跟随着汤亭亭的步伐, 英语世界的作家们似乎发现了木兰故事的魅力, 纷纷将《木兰辞》视作故事原型, 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木兰传奇。Cameron Dokey 于 2009 年出版了 *The Wild Orchid: A Retelling of “The Ballad of Mulan”*, 这部作品在《木兰辞》的故事情节基础上又增加了木兰与“剑王子” (Prince Jian) 的感情戏码。Elizabeth Lim 于 2018 年发表的儿童文学 *Reflection* 是迪士尼“奇异故事” (Twisted Tales) 系列图书之一, 作者声称是对 *Mulan* 动画的续写, 讲述了在军中的好友李翔被单于重伤而亡后木兰前往地府找回李翔魂魄的故事。2019 年, Sherry Thomas 撰写的 *The Magnolia Sword: A Ballad of Mulan* 付梓, 讲述了木兰锻炼武艺, 参加与蒙古柔然部落的战斗, 并为自己在战争中瘫痪的父亲报仇的故事。同年, Melanie Dickerson 的 *The Warrior Maiden* 出版, 作者将木兰替父从军的情节从中国南北朝时期移植到欧洲中世纪, 将木兰设定为养女, 把“日耳曼骑士” (Teutonic Knights) 设定为木兰的敌人, 并为木兰安排了恋爱的桥段。2020 年还有三部改编小说出版, 首先是双人作家组合 Vivienne Savage 创作的 *Mulan and the Jade Emperor*, 讲述了木兰代替父亲参军去与北方兽人作战, 在去往军营的路上遇到了被封在玉石雕像中的王子, 随后帮助王子破除咒语并夺回王位的故事; 第二本是林佩思 (Grace Lin) 创作的 *Mulan: Before the Sword*, 讲述了木兰在幼时为中了蜘蛛毒的妹妹寻求解药, 在寻药途中遇到神仙并知晓自己未来的故事; 最

后一本最新出版的是 Elizabeth Rudnick 根据迪士尼真人电影转写而成的同名小说。

根据《木兰辞》改编的英语绘本应该是三种改编形式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在这些绘本中, 大部分绘本由英语国家出版, 小部分由中国出版社发行。英语国家出版的“木兰”绘本中, 大部分是迪士尼根据 *Mulan* 动画再改编的绘本, 其中一部分是根据 *Mulan* 动画的忠实转写, 另一部分则是借木兰之形象, 创造出全新的故事, 如 *Mulan's Lunar New Year* 和 *Explore China: A Mulan Discovery Book* 等。虽然迪士尼创作了大量以木兰为主角的绘本, 但是英语世界第一个“木兰”绘本并非出自迪士尼, 而是 1992 年由姜巍、根兴编绘的《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其他非迪士尼出品的“木兰”绘本还包括《巾帼英雄花木兰》 (*China's Bravest Girl: The Legend of Hua Mu Lan*)、《花木兰: 中国最美的木兰》 (*Hua Mulan: China's Sweetest Magnolia*) 等。

三、翻译、改编主体与策略

根据上述介绍, 我们会发现《木兰辞》的英语译者中, 虽然大部分还是有中国文学研究经历的“专业译者”, 但也存在着一些“非专业译者”, 即其身份有别于我们惯常认知的译者, 如警察、博物馆馆长等。我们不禁会想: 这些“非专业译者”与“专业译者”相比, 在翻译策略是具有显著差异呢? 此外, 涉及多个行业的改编群体, 与译者群体相比, 又会如何不同再现木兰故事呢?

(一) 忠实的译者

26 位译者中, 有 18 位都是“专业译者”。第一位《木兰辞》译者 Martin 是晚清来华的著名新教传教士。虽说他的绝大部分译著是通过汉译英文著作来传播近代西方文化, 但他也英译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 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观念、传播中国形象 (王剑, 2017)。Martin 的译本采用民谣体, 四行为一节, 韵式为 abab。该译本虽然保留了原诗的文体形式, 但是在内容上对原文进行删减。《木兰辞》原文为 62 小句, 而丁译本只有 40 句, 被删除的部分是木兰在“东西南北”四市购买马与马具的内容以及离家后的景色描写。此外, Martin

在翻译时会将原文中隐含的对话内容显现出来，且在译文之前加入了一段介绍诗歌内容与来源的文字，展现出明显的译者主体性。英国汉学家 Budd (1912) 曾在《中国诗歌》的前言中提到自己译诗的准则：“翻译内容近乎直白，但有时会为达到押韵效果而改变内容；有些内容是原文的扩展，因为想让读者了解原诗隐含的内容；诗歌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为（译文）读者营造出原作诗人创作时感受到的同样氛围。”这句话是 Budd 对自己翻译目标的完美总结。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原诗的氛围，他在译本中有些地方会进行增译。比如，原诗中并未提及木兰的敌人是谁，但是在 Budd 的一文中补充了“鞑靼人”（Tartars）。可能是为了保持诗歌的连贯，抑或是避免译语读者的疑惑，Budd 在一文中也删除了部分原文内容，如原诗最后两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翻译。Budd 与 Martin 一样都很重视韵律的使用，但与 Martin 不同的是，Budd 似乎并不重视诗节的划分，整篇译文并无明显分节，因而其韵式也十分明了，即从第一句开始，每两句使用同样的韵脚。Budd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虽有译者使用诗歌的形式翻译《木兰辞》，但都是无韵诗体，而再次使用韵体诗进行翻译的是许渊冲。许渊冲译诗讲求“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其中“音美”是指译诗要保持与原诗同样的韵律之美，在他的译本中，他也同样践行着“音美”。许渊冲将译文分为六节，其中第一、二、六节韵式为 aabbccdd，即每两句韵脚一致；而第三、四节韵式则变为 ababab，即基数句韵脚一致，偶数句韵脚一致；第五节除第三到六句的韵式为 abab 外，其余均为 aabb。为对诗歌进行详尽介绍，许渊冲（1992）在译本后面还加入对《木兰辞》每一句内容的评述。许渊冲之后，再用韵体诗形式翻译《木兰辞》的是汪榕培。他提出翻译要做到“传神达意”，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李瑞凌，2012），因此在他的译文中同样可以看到他对音韵的重视，全文韵式一律为 aabbcc。还有一位译者黄福海的绘本配文译本同样采用韵体诗的形式，韵式同样为 aabbcc。Mantyk 译本分十六节、每节四行，韵式为 abab。其他的“学者译者”包括 Waley、任泰、Frodsham、Sackheim、Nienhauser、Frankel、翁显良、丁祖馨、

Raffel、Owen、柳无忌、Idema 和李正栓，其中除翁显良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外，其余均采用无韵诗体翻译。虽然这些译者的翻译风格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在译本中较为忠实地再现了《木兰辞》的内容，并未出现对原文明显的删改现象。

其余的 8 位“非专业译者”中，有 6 位是身份确定的业余译者，另有 2 位的身份并不明确。业余译者包括 Stanton、赵健秀、Lee、张颂南、White 和 Steuber。斯坦顿曾是一名警探，于 1873 年经伦敦警察厅举荐加入香港警务署，他汉语流利，在 *The China Review* 上发表了许多与三合会相关的文章以及些许翻译作品，《木兰辞》的译本就是他当时发表的翻译作品之一，后又被收录进 *The Chinese Drama* 之中（徐巧越、周丹杰，2018）。他的译本与先前的 Martin 一样，同样采用韵体诗形式，四或六行为一节，韵式为 abab(ab) 或 abab(cc)。不过，Stanton 译本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理解错误，如他在介绍《木兰辞》时称其为“唐代诗歌”，将原文“朔气传金柝”一句的“柝”写成“析”等。赵健秀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剧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关注对美籍亚裔人群的刻板印象以及中国传统民间传说，他曾因汤亭亭歪曲传统故事而对她进行谴责。可能正是由于他对“真实”的追求，他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完成了他的《木兰辞》译本。Lee 虽然是越南人，但是对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她的译本同样采用无韵诗体，文辞精炼却忠实原本，分成 14 节配合绘本《木兰歌》的 14 个场景图出现，呈现出以文释图、以图补文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她将原文许多内容改写为木兰自己的第一人称话语，譬如：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郭茂倩，1998）

I go to meet my comrades. Together for twelve years, My comrades will be startled. They do not know I am a woman. (Lee, 1995)

此外，Lee 在绘本第二页左下角写道“To all women, young and old”，或许她正是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她希望引起社会对女性的重视与尊重。张颂南是又一位以绘本配文形式呈现《木兰辞》译本的译者，他本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1984 年到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后旅居加拿大。长期的国外生活让张颂南掌握了流利的英语，于是

他不但负责绘画,亦负责为图配文,这才有了他的《木兰辞》译本。与翁显良一样,张颂南同样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他还将译文拆分为28段,每两段配合左右两页共同形成的一副大图。White虽然本职是作家,但也是对中国十分了解的文化爱好者,除上文提到的收录《木兰辞》译本的书外,还出版过多部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她的译本采用无韵诗体,但全文并未分节,译文忠实原文。Steuber是博物馆馆长,具有多年艺术博物馆管理经验,对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韩国的艺术和文学颇感兴趣。他的译本也采用无韵诗来呈现,全篇分五节,译文上方配有一张1954年名为“木兰从军”的中国年画。剩余2位“身份不明”的译者包括Hu Shiguang和范磊,他们均采用无韵诗形式翻译,其中Hu Shiguang分五节,范磊分五节。

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专业译者”,还是“非专业译者”,他们都能做到对原文《木兰辞》的基本忠实,极力还原木兰从军的故事主线。但是,他们的“忠实”并不趋同,而是会因不同译者自身的翻译习惯(即直译或意译,增译或减译等)或译者选择的翻译文体(即译成散文或诗歌)而产生差异。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忠实的翻译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无论是韵体诗,还是无韵诗,抑或是散文,它们所呈现的内容都十分单一。

(二) 叛逆的改编者

若说忠实的译者是为再现原作的精神,改编者则是采用他们熟悉的形式与规范给予原作以“来世”,即一种与“今世”原作相关联而又与其形成明显差异的存在,一种对原作的“叛逆”变形。既然前文提到《木兰辞》的英语改编可分为三类,那么《木兰辞》自然也拥有三个改编群体:剧目的创作由编剧完成,而演出则需要导演来把握;小说的创作者即是作家;绘本的诞生依赖于文字作者与插画师的协作。首先以属于剧目改编的英语剧Mu Lan为例,张彭春在剧本中保留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主线,但因丰富剧情的需要,他不仅加入了几个士兵角色,还为整部剧加入了背景介绍(第一段)、战斗场景(第六段)等内容(黄殿祺,1995)。再说到“木兰”小说,这一类改编还可按其内容与《木兰辞》的偏离程度分为三类:一类是在迪士尼Mulan电影的转写,例如Rudnick

的《木兰》;一类是迪士尼《木兰》的前传或后传,如*Reflection*;还有一类则是保留替父从军情节,但更换了故事主题,旨在使用“木兰”之名打造全新女性形象的小说,如*Mulan and the Jade Emperor*。大部分改编绘本主要叙述的还是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但小部分会采用类似部分小说的改编策略,即根据不同图书需求变更“木兰”的职责。例如在*Mulan's Lunar New Year*中,木兰担任着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类似于说书人的角色来与儿童读者进行互动,此时的木兰除与《木兰辞》的女主人公同名外,再无其他联系。

三种改编作品有别于《木兰辞》的地方不仅包括内容上的变化,还有呈现形式上的多样化,具体而言就是使用多种模态(modality)进行内容表达。大部分文学作品最初都具有纯文本一种模态,而不同改编者会根据差异化的改编目的而加入其他模态来辅助文本,甚至替代文本而成为新的主导模态来完成内容建构。根据《木兰辞》进行改编的英语作品中,除小说依旧只以文本模态呈现外,其余两种均涉及一种以上模态。在“木兰”剧目创作前期,剧作家一般只使用文字模态来撰写剧本,然而剧本的完成只是随后真人表演的基础工作,电影和网剧往往还需要在表演之后对视频进行剪辑与特效制作。以迪士尼2020年真人电影Mulan为例,最后在大银幕中呈现的模态至少有文本、图像、声音三大类。

如图1所示,字幕属于文字模态,帮助观众(尤其是听障观众)理解情节;占据银幕大部分位置的是图像模态,是观众最直观了解剧情的方式;人物说话过程中伴随着声音模态,不同人物通过人声塑造不同形象,此外背景音乐同属这一模态。三种模态中如果缺少任意一种,都会使得电影在表达上有所缺失。绘本中主要涉及的模态有文字与图像两种,但是它们的配合方式与电影差别巨大。电影的字幕一般出现在画面的底部,字幕与画面互相补充,缺一不可;而绘本中配文的位置并不固定,且配文与插图的主次地位与相互关系也会随时发生改变。图像成为绘本的主导模态,这不仅是因为图像占据页面的篇幅远超过文字,还因为对于不识字的幼儿而言,只看图画就完全足够理解故事。所以,这里的文字只对图像起到补充的作用,是故事叙述的次要元素。



图1 2020年迪士尼真人电影《木兰》剧照

四、译本与改编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

从 Martin 第一个英译本诞生的 1880 年至 2020 年 *Mulan* 真人电影上映,《木兰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经跨越 140 年。然而,论及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木兰辞》存在形式,大多学者还只是将视角局限于迪士尼动画 *Mulan* 或汤亭亭的小说 *The Woman Warrior* 之上,而鲜见对《木兰辞》翻译与改编的接受情况的整体讨论,因此本节试图对此话题进行概述。

(一)《木兰辞》英译本的接受情况

对《木兰辞》英译本感兴趣的人群基本都是美国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们多在自己的论文或专著中引用或研究前人的译文。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2007 届硕士生 Julie A. Lohr 应该是最早对《木兰辞》英译本进行梳理的学者。她曾在其学位论文“Reinventing the Wheel or Creating a Tale's Genealogy? A Comparison of Twelve Versions of the Tale of Mulan”中对《木兰辞》原文、Lee 与张颂南的两个绘本译本以及其他九种改编文本进行了介绍与分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普林菲尔德分校的英语文学教授 Lan Dong 曾在其专著 *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附录中对 Martin、Budd 等 11 位译者的译本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这本书的参考文献还包括中国学者 Hu Shiguang 的译本。这是关于《木兰辞》译本信息记录最多的一次,其中部分译本也是首次被学界关注,为后人梳理译本信息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 Shiao Ying Sharon Chu 在其博士论文“*When Poetry Argu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Argument*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and Revising the Nature of Poetry Translation”中对比了 Waley、Frodsham、Frankel、Budd 和 Martin 五位译者译本的翻译,在英国学术界推动了《木兰辞》译本的传播。

出自 Martin 之手的首个《木兰辞》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时间最久,因此若有学者要对《木兰辞》或木兰故事进行研究,他的译本一定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除其自己在不同著作中再次收录该译本外,他的译本还曾被美国作家 Eva M. Tappan 在其 1914 年出版的 *The World's Story* 之中引用。Budd 的译本曾在 1995 年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中文系教授 Jeannette Faurot 收录在她编著的 *Asian-Pacific Folktales and Legends* 之中,她将 Budd 原译文标题“Muh-Lan”改为“The Ballad of Mulan”,置于书中“Myths and Legends”栏目之下(Faurot, 1995)。Waley 的译本曾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Victor H. Mair 收录在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一书中,书中特别提到木兰是“鲜卑人”(the Sārbi Hsien-pei people),她常被拿来与圣女贞德(Jeanne d'Arc)作比较,并称虽然“二人并没有很多共同点”,但“她们都是女勇士”(Mair, 1994)。另外,美国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蓉蓉(Robin R. Wang)在她的专著 *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Writing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Song Dynasty* 第三十二篇“The Ballad of Mulan (Mulan ci)”中也引用了 Waley 译本的最后四句,表现木兰在打仗过程中体现出与男性一致的平等以及与男兵一起杀敌时的团结(Wang, 2003)。Nienhauser 的译本节选曾被刘绍铭(Joseph S. M. Lau)引用在文章“Kingston as Exorcist”一文中,用以说明木兰故事的来源,这篇文章收录在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一书之中。201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Chinese Martial Art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该书第四章 “The Six Dynasties” 中提及该时期女子习武者的事例, 作者 Peter Lorge 便在此部分引用了 Frankel 的译本。2015 年, 牛津大学教授学者 Paul Bevan 出版了著作 *A Modern Miscellany: Shanghai Cartoon Artists, Shao Xunmei's Circle and the Travels of Jack Chen, 1926-1938*,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上海的漫画发展。该书第四章提到了 1929 年 9 月 14 日版《上海漫画》, 当作者在对其封面文字 “閒閒何所思” 一句进行解释时, 他在脚注中说: “这句话让人联想到北魏佚名创作的诗歌《木兰诗》, 其中有一句 ‘问女何所思’。见许渊冲《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中《木兰诗》。” (Bevan, 2015) Bevan 明确指出许渊冲译文的出处, 说明他对许渊冲翻译的认可, 同时有指引读者进一步了解《木兰辞》的意图。

或许是因为上述译本都是书中文章的缘故, 它们的曝光度并不是很高, 所以除研究翻译或文学的学者有耐心寻找并分析这些译本外, 少有普通读者对它们进行评论。Lee、张颂南、范磊、黄福海的译本与上述译本不同, 这四个译本都独立成册, 因此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还能收获读者的各种评价。Lee 的绘本在亚马逊网 (Amazon.com) 上共有 4 条评论, 有 5 人参与评分, 平均分为 4.5 分 (满分 5 分); 好读书网 (Goodreads.com) 上有 13 条评论, 54 人参与评分, 平均分为 3.67

分 (满分 5 分)^[1]。亚马逊上一位给出满分且评论最长的读者说, 他在看完迪士尼 *Mulan* 动画后寻找了多个有关《木兰辞》故事的书籍, 而这一本是他最喜欢的一本, 他会不厌其烦地为孩子阅读这本书, 认为它的每个部分都很完美^[2]。好读书上的 54 人中, 有 23 人为其打了 3.0 分, 其中有人认为, 译文是韵体诗的形式让他/她的学生难以理解; 另一位打 4 分的评论者也有类似的想法, 认为虽然 Lee 的译文忠实于原文, 但是不太容易理解, 而张颂南选择散文来翻译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3]。亚马逊上有 32 人为张颂南绘本打出均分 4.7 分, 其中有 12 人参与了评论; 好读书上有 305 人打出均分 4.0 分, 其中 52 人进行了评论。亚马逊大部分读者都打了 5 分, 普遍认为这本书适合孩子阅读, 其中有一位认为可以作为教学素材使用^[4]。然而, 好读书上一位打出 2.0 分的网友认为《木兰辞》原文不加任何感情色彩记录故事, 言下之意是张颂南的散文译本加入了较多的译者个人感情^[5]。在亚马逊上, 有 7 人对范磊的绘本进行了评论, 10 人打出均分 4.9 分; 好读书上共有 2 条评论, 24 人给出 4.29 分平均分。一位在亚马逊上打出 4.0 分的读者表示特别喜欢范磊绘本的中国传统折页本形式, 并且在这本书中能够发现迪士尼 *Mulan* 动画与真实故事之间的差距^[6]; 好读书上的评论来在两位打了 3.0 分的读者, 一位认为这本书画风可爱, 但是没有读第二遍的必要, 另一位则认为这是迪士尼电影的文字版, 很好再现了电影的剧本^[7]。黄福海的绘本是四个绘本中最

[1] 本研究所有网络数据的收集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1 日。

[2] 参见 https://www.amazon.com/-/zh/dp/1886910006/ref=sr_1_1?__mk_zh_CN=亚马逊网站&crd=2DEORMA25Q605&keywords=The+Song+of+Mu+Lan&qid=1670393158&s=books&prefix=the+song+of+mu+lan%2Cstripbooks-intl-ship%2C232&sr=1-1。

[3] 参见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996521.The_Song_of_Mu_Lan?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loqNCeX2rV&rank=1。

[4] 参见 https://www.amazon.com/-/zh/dp/1572271302/ref=sr_1_5?__mk_zh_CN=亚马逊网站&crd=2VMSKPGHW992C&keywords=Song+Nan+Zhang&qid=1670393320&s=books&prefix=song+nan+zha%2Cstripbooks-intl-ship%2C239&sr=1-5。

[5] 参见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44994.The_Ballad_of_Mulan?ref=nav_sb_ss_1_14。

[6] 参见 https://www.amazon.com/-/zh/dp/0786863897/ref=sr_1_1?__mk_zh_CN=亚马逊网站&crd=3W51N74AK8971&keywords=The+Legend+of+Mulan%3A+A+Folding+Book+of+the+Ancient+Poem+That+Inspired+the+Disney+Animated+Film&qid=1670393501&s=books&prefix=the+legend+of+mulan+a+folding+book+of+the+ancient+poem+that+inspired+the+disney+animated+film%2Cstripbooks-intl-ship%2C581&sr=1-1。

[7] 参见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44996.The_Legend_of_Mulan?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t2117T5Y7P&rank=1。

受冷遇的一版，仅有亚马逊上一位读者评论，并打出 1.0 分。这位读者阅读了试读本，但发现是中文版本，而打 1.0 分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想在亚马逊上评论就必须要打分^[1]。由此可见，较低分数并不是书籍本身或黄福海译本的问题。因此，黄福海的译本虽然进入英语市场，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除本节提及的译本外，笔者未能搜集到英语世界有关其他译本传播情况的内容。总体看来，《木兰辞》的英译本之中，绘本类译本的

接受情况较为理想，受到了大众读者的喜爱与讨论；而书籍中收录的译本传播范围有限，仅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个别译本；此外，其余译本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二）《木兰辞》英语改编作品的接受情况

在 7 部“木兰”剧目中，有 3 部为舞台剧，无法获得具体的评分，因此先不在此处讨论，剩余的 4 部都可以在美国著名影评网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获得相应评分，具体评分详情如下表 1。

表 1 “木兰”英语电影 / 网剧在烂番茄上的评分

序号	剧目名	出品公司	上映年份	新鲜度	新鲜度评论人数	观众评分	评论人数
1	<i>Mulan</i>	Disney	1998	86%	78	85%	250,000+
2	<i>Mulan</i>	Disney	2020	73%	317	47%	10,000+
3	<i>Mulan II</i>	Disney	2004	0%	5	42%	50,000+
4	<i>The Secret of Mulan</i>	Sterling Entertainment Group	1998	N/A	0	33%	2

“新鲜度”（tomatometer）和“观众评分”（audience score）是烂番茄上的两个主要评分指标。电影、网剧的新鲜度由专业影评人打出，而观众评分则由普通大众完成。如表 1 所示，新鲜度与观众评分情况趋同，即新鲜度越高，观众评分也就越高。在 4 部剧目中，迪士尼 *Mulan* 动画的新鲜度（86%）与观众评分（85%）均位列第一；年 *Mulan* 真人电影的新鲜度与观众评分差距较大；*Mulan II* 新鲜度为 0%，观众评分与 2020 版 *Mulan* 相差不大；动画电影 *The Secret of Mulan* 未收获任何新鲜度，且仅有 2 人参与观众评分。综合来看，在 5 部剧目中，1998 版 *Mulan* 不仅最受观众欢迎，且观看人数最多。

张彭春的 *Mu Lan* 不仅是最早根据《木兰辞》改编的英语剧目，也是《木兰辞》英语改编史上的第一部作品。虽然这部剧并不像其他改编一样能获得网上观众或读者的评分，但它在当时英语世界的讨论度丝毫不输迪士尼之 *Mulan*。以 *The New York Times*（*NYT*）为例，在 *Mu Lan* 上演的 1921 年，这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极高影响力报纸刊登了多篇文章对这场表演进行报道。1921 年 2 月 24 日，*NYT* 刊登了“CHINESE TO ACT ‘MU LAN’. Play at Cort Today and Friday for Famine Fund”一文，文章对编剧张彭春、导演洪森、女主角 Eva Leewah 以及几位剧院专席预约观众进行了介绍。次日，*NYT* 又刊登长文“CHINESE STUDENTS ACT PLAY FOR FAMINE FUND: Excel in an English Dramatization of ‘Mu

Lan’, a Poem of the Sixth Century”，该文对男女主角的表演表示肯定，并对舞台、服装、道具、创作背景、故事情节进行了描述性介绍；此外，还提到观众人数多，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名流。除 *NYT* 外，*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与 *The Washington Post* 等美国重要媒体也密切关注且追踪报道了 *Mu Lan* 的演出。在所有“木兰”剧目中，最受英语观众欢迎且获得评价最高的当属迪士尼动画 *Mulan*，这部电影不仅在烂番茄收获专业影评人与观众的双重高分，还在 2009 年的迪士尼最经典的 50 部经典动画片评选中名列第 24 位^[2]。此外，*Mulan* 还曾获得多项大奖，如第 26 届“安妮奖”（Annie Awards）、第 71 届“奥斯卡金像奖”（Oscars）最佳配乐提名、第 56 届美国“金球奖”（Golden Globe Awards）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与最佳电影配乐提名等。

相较剧目而言，“木兰”小说与绘本在英语世界受到的讨论要高许多，其中 *The Woman Warrior* 引发的讨论最为广泛与热烈。对这本小说

[1] 参见 https://www.amazon.com/-/zh/dp/7532266648/ref=sr_1_9?__mk_zh_CN=亚马逊网站&crd=2QJD1DS3YWB6G&keywords=Song+of+Mulan&qid=1670393619&s=books&sprefix=song+of+mulan%2Cstripbooks-intl-ship%2C458&sr=1-9。

[2] 参见 https://www.rottentomatoes.com/guides/best_disney_animated_movies/。

的讨论大多围绕“自传准确度”(autobiographical accuracy)、“文化真实性”(cultural authenticity)与“种族典型性”(ethnic representativeness)展开,而对它的主要批评在于汤亭亭是否忠实再现了中国文化以及美籍华裔文化(Lim, 2008)。美国亚裔作家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认为,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描述是歪曲事实的,或许有一部分是她自身经历的记述,但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此外,陈耀光还认为汤亭亭在书中故意错译一些中国词汇,目的是迎合白人的阅读喜好,从而提升书籍销量(Wong, 1998)。前文提到的赵健秀对汤亭亭对抨击最为猛烈,他称汤亭亭为“非华裔”“假华裔”,认为她书中的描述是美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Madsen, 2006)。也正因如此,赵健秀亲自翻译了《木兰辞》来纠正英语读者对汤亭亭塑造的木兰的认知。虽然*The Woman Warrior*引来学界的许多争议,但这并不妨碍该小说收获大批读者,并得到美国文坛认可,最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在绘本中,李健的《花木兰》好评度较高。美国杂志*School Library Journal*评价《花木兰》为“图书馆寻找非欧洲故事的不错选择”,并认为它适合学前或幼儿园儿童阅读^[1]。其他的书籍中,大部分都在亚马逊与好读书等书评网站上收获了评价,小部分由中国出版的英语书籍则主要在中国流通,并未真正在英语国家收获读者。

五、结语

本研究对140年间诞生的《木兰辞》英语译本与改编作品进行了回顾,并对它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查。研究发现,《木兰辞》英译本基本是忠实于原文的译介,旨在向英语读者介绍这首中国诗歌;而改编作品则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更加偏离于原作,旨在将《木兰辞》视为创作原型,基于本土文化语境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此外,虽然译本与改编作品在数量上不相上下,但英译本的受众局限在英语国家的中国文学文化爱好者或研究者中,而改编作品的受众则更为广泛,涉及影视及舞台剧爱好者、少年儿童及小说读者等多个群体,这也侧面解释了改编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讨论度要高于译本讨论度的原因。本研究让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文学翻译,我们还可以在日后中国文学外译的

工作中鼓励文学改编,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域外受众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文学作品提供多样的传播途径,从而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理想传播模式。

参考文献

- [1] Bevan P. A Modern Miscellany: Shanghai Cartoon Artists, Shao Xunmei's Circle and the Travels of Jack Chen, 1926-1938 [M].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5.
- [2] Budd C. Chinese Poems [M].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nd Melbourne: Henry Frowd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 [3] Cheung F H T. Tsiang: Literary Innovator and Activist [J].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Discourses and Pedagogies, 2011 (2): 57-76.
- [4] Dong L. 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5] Faurot J. Asian-Pacific Folktales and Legend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 [6] Gibbons A. Multimodality, 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7] Lee J M. The Song of Mu Lan [M]. Northern California: Front Street Imprint of Boyds Mills Press, 1995.
- [8] Lim S G. Read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A Retrospective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 Melus, 2008, 33 (1): 157-170.
- [9] Lorge P. Chinese Martial Art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Madsen D L.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Authenticity and the Twin

[1] 详细评论见亚马逊网链接为https://www.亚马逊.com/Mulan-Legendary-Warrior-English-Chinese/dp/1602204632/ref=sr_1_1?keywords=Mulan+Jian+Li&qid=1639381666&s=books&sr=1-1.

- Traditions of Life Writing [J].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006, 36 (3): 257-272.
- [11] Mair V H.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Wang R R. 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Writing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Song Dynasty [M].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13] Wong S C. Necessity and Extravaganc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rt and the Ethnic Experience [J]. Melus, 1998, 15 (1): 3-26.
- [14] 郭茂倩. 乐府诗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5] 黄殿祺. 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 张彭春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 [16] 李瑞凌. 汪榕培“传神达意”翻译标准考辨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 (3): 32-36.
- [17] 王剑. “文明等级”的提升: 论丁韪良英译中国神话传说和诗歌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7 (2): 71-86.
- [18] 徐巧越, 周丹杰. 清末英人眼中的粤剧表演生态: 论威廉·斯坦顿的《中国戏本》 [J]. 中华戏曲, 2018 (2): 265-280.
- [19]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 从《诗经》到《西厢记》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Ballad of Mula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Liu Bilin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written record of the story of Mulan replacing her father to join the army, *The Ballad of Mulan* has not only become widely known a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roughout China, but has also attracted the lov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anglophone countries to introduced the poem to their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By the end of 2021, *The Ballad of Mulan* has had dozens of English reproductions, which, however, have barely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is article therefore first reviews the ballad's exist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adaptations, then analys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rewriting strategies, and finally looks at the reception of them within the anglophone commun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nderings, whose genres cover rhyme, free verse, and essay,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four forms, including articles in poem (essay) collections, chapters in monographs, articles in journals or academic journals, and texts in picture books, while the adaptations are mainly categorized into dramas (plays), novels and illustrated book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s, albeit each distinctive from one another, are general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poem in terms of content, while the adaptations are more like a differentiated “afterlife” created by the adapters. Besides, in contrast to the translations, the adaptations are better accepted and have a wider audience.

Key words: *The Ballad of Mulan*; Anglophone world; Translation; Adaptation; Reception